

閱讀經典女人

林徽因

【內容試閱】



父親的掌上明珠

林徽因從小就聰明伶俐、活潑可愛，深受家人喜愛，特別是她的祖父和父親。稍大一點，就隨表姐妹進學校讀書。學習時雖似漫不經心，但每當讓她背書時，她都可以脫口而出，無不成誦。十幾歲時，她更是一副亭亭玉立的模樣，加上樸素、淡雅的裝束更襯出她的嫻雅文靜。她明眸善睐，顧盼生輝，眼眸裡不時透出智慧、機警和不屬於她這個年齡的穩重。而且她很有主見，善於操持家務，這樣一個小女兒怎能不討父親的歡心呢？

父親對她寄予了厚望，不遺餘力地培養她，不放過每一個可以讓她身心得到發展的機會，每每外出考察或遊覽勝地，都會感嘆沒有帶女兒同行。一九二〇年，林徽因的父親被派去長駐倫敦，這一次，他終於決定帶女兒同行，讓林徽因增長見識，開闊眼界，以培養她將來改良社會的見解和能力，從中可見父親的用心良苦。

一個女孩能得到父親這樣的賞識和培養，林徽因是幸運的。但在家中，同樣愛自己的母親卻過著淒慘孤單的生活。因為三娘的被寵信，林徽因和母親只能住在狹小陰暗的後小院裡。父親一直和三娘生活在一起，而林徽因的母親實際上過著孤苦的分居生活。對母親的愛和同情，和對父親的敬重和不滿，種種情緒的矛盾使她幼小的心靈受到了永久性的傷害，以至於對她後來在愛情的選擇上產生重大的影響。對她而言，那是深洛在她心靈上永遠無法癒合的傷痕。



徐志摩可以說是把林徽因帶到詩歌創作殿堂的引領者。雖然林徽因感情細膩，觀察敏銳，早年就顯現出獨特的藝術才華，對繪畫、戲劇等藝術形式都有很深的理解，但並沒有真正地接觸詩歌。而徐志摩的出現，使她和詩歌結下了不解之緣。徐志摩的熱情和才華橫溢都讓林徽因刻骨銘心，並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林徽因的情感狀態和人生發展歷程，這一切經歷，催發著林徽因傑出的詩歌篇章的產生。

一九三〇年冬，隨梁思成來東北大學執教的林徽因身體欠安，又因瀋陽的醫療條件欠佳，在徐志摩的再三勸說下，來到了香山「雙清」別墅，進行休養。在這段時間裡，林徽因謹遵醫囑，放下了所有的工作，包括她所鍾愛的建築事業，精心養病。這一段時間，可以說是林徽因一生少有的清閒時光。在香山「雙清」別墅裡，林徽因終於可以放下心中所有負擔和累贅，安然地享受這份來自大自然的恬美和寧靜。在這種心境下，讓林徽因的創作靈感抑制不住地湧動起來。

香山的「雙清」應該是林徽因詩作的發祥之地，她留下來的最早的幾首詩都是在那創作的，那有清靜幽深的山林，藍的天，白的雲，還有婉轉的鳥鳴。同大自然的親近，加上初為人母的喜悅，特別是朋友毫不吝嗇的真誠友誼，這些都使林徽因心裡充滿了無限的歡欣和溫情，也激起了她在文學上的創作靈感。〈笑〉就是這一時期創作的：

笑的是她的眼睛，口唇，
和唇邊渾圓的漩渦。
艷麗如同露珠，
朵朵的笑向
貝齒裡閃光裡躲。

那是笑——神的笑，美的笑；
水的映影，風的輕歌……

林徽因的〈笑〉是一篇難得的佳作，她以嫻熟的表現手法，用寥寥數句就把一個女子美好的笑靨表現得活靈活現，躍然紙上。



一路上有你

女兒的一天天長大，也讓做父親的開始操心起了女兒的終身大事。在長輩的眼裡，林徽因和梁啟超的公子梁思成真是一對金童玉女。但雙方家長都是很開明的，並沒有要包辦的意思，而是介紹兩個小兒女認識，最好是水到渠成地成就一段美好姻緣。

梁思成也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他喜愛體育運動，並且酷愛音樂，戴副眼鏡，溫文儒雅，穩重而言語中又不失幽默，這些都給徽因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接下來的一次意義非凡的會面是在林徽因從英國回來後，在這次拜訪後，他們之間對彼此留下了比以往更深的印象，然而當他們感情的航船正順利地行駛在平靜的海面上，順利向前航行的時候，卻又突然冒出一個小插曲。

在「五四國恥日」的遊行中，梁思成意外受傷。林徽因得到消息後心急如焚，急忙趕到梁思成所在的醫院，在梁思成住院的日子裡給予了無微不至的悉心照顧。由於誤診，梁思成的右腿永遠地比左腿短了一截，這輩子都要跛著走路了，加上脊椎受傷，還要穿著協和醫院給他特製的金鋼馬甲。這對於一個普通人來說，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了，更何況是對於一個日後要經常出去做實地考察，穿越荒山野嶺，攀爬屋頂梁架的人來說，更是有如晴天霹靂。

但在這些綿綿無期的痛苦中卻又蘊含了喜悅，那就是這次突如其來的災難並沒有把林徽因和梁思成這對準戀人分開，反而讓兩人更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在病房裡，他們有了更多瞭解彼此的機會，他們發現對方身上更多美好的特質。如果說先前林徽因還在感情的歸宿問題上徘徊彷徨的話，那麼現在，她已經確定要和梁思成廝守終生了。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加拿大渥太華舉行了婚禮。此後的一切幸福與辛苦、痛苦和喜悅都是兩個人的了，至此，兩個人的人生軌跡終於重合了。



愛情的迷茫

林徽因的一生中曾經有兩次在同一段時間愛上了兩個人，這使她痛苦、迷惘，但處事的沉著讓她沒有在感情的糾葛中被牽絆太久，如此一來，她才能有今天的輝煌成就。

徐志摩，一位當之無愧的才子。他的感情是如此的細膩，融在他的詩文中，讓人讀來，覺唏噓不已，甚至涕泣連連；他的感情又是如此的熱烈，熾熱得讓他所愛的人望而卻步。他在給梁啟超的信中曾說：「我將於茫茫人海中訪我唯一靈魂之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人生短短幾十年，要在茫茫人海中尋找那個命定的戀人，是難如登天的，若真能找到，那將是一生中的大幸；而若找到了，卻無緣攜手共度一生，這卻是人生的大不幸了。

一九三一年，徐志摩在空中揮一揮衣袖瀟灑地離去了，他永遠地告別了這個帶給他極大幸福和極大悲哀的世界。

十一月十九日，對林徽因來說是特殊的一天，那天天空墨一般昏黑，空氣在瞬間凝滯，凝重得要滴下淚來；那天，不僅使她失去了一位摯友、一位知己，也使當代文壇的一顆明星隕落了。

徐志摩，帶著無限的惆悵和不甘向這個世界揮手告別，像一道彩虹劃過長空。朋友們一張張悲痛的臉龐，淚水還沒有完全乾涸；被哀慟的哽咽所深鎖的嗓音，再也不能清晰地發出一個音符，我們知道，他留給我們的懷念和幽思真是太多太多了。而對於林徽因，一個深愛自己的人，就這麼突兀地在某一天永遠地離開了，沒有一點預告一點準備，或是最後一個希望的餘地。事情過去近一個月了，她在《晨報》上發表〈悼志摩〉一文中還這樣寫道：「志摩……死……誰曾將這兩個句子聯在一處想過！」可見，一個月的時間還是不足以讓她接受這個殘酷的現實。

其實，有徐志摩這麼一位才華洋溢的男子愛戀著自己，不論怎麼說，也是人生的一件幸事。更何況，他們都知道兩人之間的愛情是不可能的，但還保有這麼真摯的友誼，的確難得。

愛情，總是不期而至的。一九三二年的林徽因，雖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但她那迷人的個人魅力仍不減分毫，她是一個用時間來精心雕刻的女人，時間的悄然流逝，並沒有在她的臉上留下無情的痕跡，卻賦予了她更多舉手投足間的美麗。正在這個時候，金岳霖，一位哲學界的天之驕子，悄然走進了林徽因的生活，並被林徽因的魅力所深深地吸引，但他和梁思成的友誼又讓他苦苦隱瞞這份唯一的真愛。終於，他鼓足了勇氣，在梁思成外出考察時向林徽因表露了愛意，而林徽因也對這位文質彬彬的大個子頗有好感。

有時，愛情要來得剛剛好，不能早，亦不能晚。如果時間不作美，就會枉費了上天安排的這份真情，還會傷害別人，甚或玉石俱焚，釀成悲劇。而林徽因、梁思成、金岳霖三人並非平庸之輩，他們在處理這個問題時是如此的理智和樂於奉獻，這不能不讓我們這些平凡的飲食男女表示敬佩。

當林徽因聆聽了金岳霖的告白後，自是有了好一番苦惱，待到梁思成回來，她便把事情的前因後果，以及自己現在的想法和苦惱一股腦地傾訴給梁思成聽。梁思成當時沒有憤怒、怨恨，他知道，林徽因之所以告訴他這一切，是因為她相信他，而不是拿他當一個傻丈夫。於是，他站在林徽因的立場考慮，因

為自己腿有疾，或許金岳霖能夠更好地照顧林徽因，給她帶來更多的幸福和快樂。當金岳霖知道了梁思成的想法後，終於明白最愛林徽因的人是梁思成，讓自己心愛的人得到最好的照顧，他也就別無所求了。

於是，此事就告一段落，金岳霖、梁思成和林徽因還是保持著最真摯的友誼。然而，金岳霖卻終生未娶，他是在用這份執著在繼續等待某種奇蹟的發生嗎？還是這樣的默默守候，已經成為他這樣一個在愛情和事業上的完美主義者，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了？也或許，他也一直在尋找，但那早已雕鏤在他心上的倩影卻怎麼也揮之不去，模糊了他尋求的目光。這些誰又知道呢？這位哲學家真正的感情世界，或許是我們永遠到達不了的禁區。

愛情是美好的，被人愛是幸福的。但是對一個善良的女人來說，當不止一份感情擺在你面前時，選擇是殘酷的，善良也許會讓她遍體鱗傷。只有聰明到極致的女人，才可以在真誠的異性中友誼和愛情之間的狹長地帶遊走。這需要智慧，需要胸襟，很少有人能夠做到，然而，林徽因做到了。



生活的困苦

戰亂發生在哪兒，哪兒就會遭受不幸。一九三一年，日本妄圖侵吞中國，於是發起了九一八事變，同時北平的人民正在遭受一場浩劫。林徽因很明白，一旦北平陷落，他們就要成為亡國奴，那是她和她的家人朋友所絕對不能允許的。於是，他們決定去往天津或是更加遠離戰亂的地方，開始他們的逃亡路程。路上的艱辛是不言而喻的，特別是林徽因，本來就很虛弱的身體更是經不住這樣的旅途勞累，但這些都不是最讓她難過和痛心的。

當他們得知寄存在天津銀行的那些珍貴的建築資料被大水淹沒，這種沉重的打擊讓林徽因失聲痛哭。那些資料對她和梁思成兩人而言是非常珍貴的，

裡面凝聚了他們心血，而今卻被戰爭毀於一旦，如此的絕望心境，若非親身經歷，又豈能體會得真切呢？

在這種艱苦的條件下，林徽因所表現出來的毅力和堅強是令人欽佩的。她的身體本來就不好，再加上戰爭的顛沛流離，身體更加地吃不消，而在這時，梁思成因為勞累過度，也病倒了，於是，林徽因開始獨自支撐這個搖擺在戰亂中的家。像她自己所描述的，她已經成了一個標準的「糟糠」，做飯、洗衣、照顧孩子，還要出去兼職。

一九四六年十月，出任清華大學建築系主任的梁思成因工作遠赴美國。由於梁思成的離開，清華大學新開辦的建築系的許多工作，實際上都落到了林徽因這樣一個病人的身上。面對這種種的困難，林徽因堅強地承擔著一切。在這一時期，她那孜孜以求的精神，讓她用盡一切可能的時間來學習和探求知識，柔弱的身軀裡竟然是一顆如此堅韌的心。

【內容試閱】完